

燼餘稿卷之六

雜著

志言

昔范子作志以屬顏子焉惟古者記事必繫之年災祥禍
 福婚姻喪紀朝聘會盟師田賦稅戰爭膏盜上自王朝下
 及列國赴告所及簡策得書魯之春秋其一也後世不然
 畫土局物廢時雜事無其例凡自馬遷壞之蓋史之法五
 而編年不與焉一曰傳二曰習三曰道四曰材五曰行六
 者史世其官父子兄弟家相授受淵源有自故申傳外內
 小大各有攸掌已無分業人無侵職如農之藝和工之



故曰習本之化源總之國是周而不蔽流而無滯故申
知極其深思底于巧事詞畢發弗固弗遺故曰材好而弗
尙威而弗威互遂其情以死守之故曰行夫尚書紀言亦
紀事也魯史紀事亦紀言也故仲尼取事以作經年明義
言以作傳或有所分非知道之言也焉遷出史法廢矣論
先黃老悖於道也寡學輕信短於材也隨時遷就浮於行
也粗淺踈陋寡於習也自撰義例失於傳也妄以臆見破
裂編年事各一篇人各一傳荒穢重複舛訛繆蓋史也
要遷也泛而已矣史也簡遷也繁而已矣史也文遷也俗
而已矣史也工遷也拙而已矣百之下不悟其失目之
曰良宗之爲法彼艱約言動肆千言不謂其拙顧以爲得
彼艱精言動入方言不明其固反以爲据愈遠而愈荒愈
流而愈下蓋古之簡褻汗牛充棟猶可言也今之綴錄積
業盈箱不可言也於是本之古史祭之左氏削其訓詁惟
以哀公十七年後諸傳爲準起自開設止于閏見百六十
七年以卽大夫視古諸侯以其考年視所紀年上稽卷牒
旁采傳記播告所至公移所及耳目所得撮其大凡以備
時記祛焉遷之失存古史之意然禮經莫考例凡弗合國
史秘藏時事殘缺職地名謚多所繁複或有事而無年或
頻年而無事或設佞而弗實或鄙俗而弗工編雖粗述亦

因中止而造子衍策書以贈之固范子之志也

〇 志例

志國有之我非國曷志爾我故國也秦漢而下卽縣軍州
非國也曷以志卽國也縣國也軍國也州國也卽縣軍州
矣國之者曷國有居卿大夫士卽縣軍州有長二莖焉其
遺制也國紀年卽縣軍州何紀國以年卽縣軍州以考考
有年之義也年出于天考出于何謂年考有年之義居
天之子也居一天也天一居也考以代年其書王年何年
之年我之考也一而已矣春秋書時志不之何春秋經車
魯史焉備之我之者何辭從主人曷爲辭從主人防春秋
雖遷之世家亦我列國比有詳簡何士著詳他著簡人有
詳簡何我事詳他事簡經始隱志孰始經代天子志國而
已綱自曷代天子孔子柔周禮律周人朱子以己意律古
人可乎然則遷史何非體也史體何編年爾曷徵之徵之
春秋春秋經而非史曷以徵春秋未經聖筆魯史爾左氏
本魯史以作傳獲麟之後十有三年孔子已卒純用其文
非傳體也史之災祥禍福婚姻喪紀朝聘會盟師田賦役
戰爭膏盜上自王朝下及列國赴告所及簡策得書志
之何史紀當代志紀歷代紀當代詳紀歷代簡治鑑亦紀
歷代曷以詳治鑑代王官吳而不詳志如專當代詳乎詳

然則遷非史乎變易謂變史以年統人遷以人統年史之
氏爵名字散而備遷之氏爵名字舍而局史錯而見遷復
而戾史也雅遷也俗史也簡遷也煩史也奧遷也陋史也
潔遷也穢史也則遷也臆遷非史後人宗之何遷欺之也
作者衆矣遷能欺之何史難而遷易人苦其難而便其易
故受其欺爾

教兒編

天明起整衣鞋洗面顏誥書齊謁先生會朋友照席坐將
書授背記熟放早餐再授書午飯遷三授書名歸宿若不
熟點燈讀明日起復如之日日早依此規其早起有手擦
頭腰脚件件穩其在路又手行勿急走勿邪傾其在學聽
師訓業須請疑須問處同門要和氣勿爭競勿笑戲其念
書記遍數用心專讀自熟兩日書一日溫三溫後過一燭
其寫字大放筆要端楷要認識勿潦草勿貪多此箇熟練
臨他其作揖先叉手右掩胃左掩右左手指向右腕莫大
指向上辰右四指直勿拳離胃次當心前勿籠手勿掀袖
正當腕裏勿露眼看鞋稍濶足膝要直身要曲揖尊長過
膝下施乎交膝畔也其有呼速答應其有問對要敬低聲
氣詳而慎勿詐說勿妄論或直日或私居水勤洒糞掃除
其在家事父母聽指教侍左右出必告反必面勿遊戲使

憂念充長如事宋坐在側行在後得僮僕非以怒勿撞推
可善遇其飲食充饑渴緩緩飲細細嚼勿貪飽勿嗜美
致疾飽傷體其衣服蔽此身寒欲煖欲新惟足已勿誇
人其在外過爭忿急回首勿相近勿有戲勿下碁勿養禽
勿鬪鷄放心叔德性養智日明善日長學老成變愚痴小
學事大學基

小子學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禮有五為吉吉之目十
有二一禋祀二賓祭三煇燎四血祭五禋沉六醯辜七肆
獻八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嘗十二烝二為凶其目五
一曰喪二曰荒三曰弔四曰禴五曰恤三為賓其目八一
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
視四為軍目亦五一曰師二曰均三曰田四曰從五曰封
五為嘉其目六一飲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服膳六
賀慶樂有六一雲門二咸池三大磬四大夏五大濩六大
武射有五一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彘矢五井儀御有五
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會左書有六十象形二
會意三轉注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數有九一方田土象
布三哀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朒八方程九旬股
右十章一章有三十四句一章九十句

未揭車黃磈馨烈匪由于茲揚火齊青雲氣彩旁銜于人
申尙者鑿之蘊者無容于陶藏厚之穡者莫已于發泄也
故共姜申姬昭汗簡而有光羊媪孟姥著青編而弗朽有
明孺林母趙氏今福州侯官之族故宋室武功郡王之後
也始生敏慧稍長溫良柔嘉維則淑慎全載言觀可法金
玉其相區女史而罔或授內誡以弗忘十九而適二十而
孀夫居七年于共伯己年媿美于共姜懷白日之從子爲
後符至顛于舅氏舉生平之大節上達膺寵詔于后
望列鼎重袂浙祿瞻已鱣魚掌羹越烏懷鄉令子轉秩于
南郡老母憂疾于北堂春秋七十有八嘉靖十一年三月
十八日卒于本縣之某鄉近識悲悼遠士哀傷昊天不弔
哲母云亡嗚呼哀哉昔人有言實以誄筆名由謚芳允哉
斯言即孺人守己無渝之節教子義方之長有合謚典無
愧前詳宜謚曰慈節孺人其辭曰 女病節缺毋患慈隳
節成名樹慈著効隨惟彼孺人昇受醇彝柔溫春粹潤彩
玉瓊爰及笄年載溢兮閉曰肅女誠曰祗內訓織組維工
酒漿惟醞率禮蹈仁居易識分十又九齡亦既有行承姑
奉舅相祭助禘夫子欽恪吐隸寬宏勿勿暮月籍籍金聲
人弗天勝特與車左星未紀窮遠須鬢鬢歡罔償怨福菓

敵既彼蒼者天胡歌毒我共伯蚤死捐舟冰吟曹叔云
殘形自歲彼何人斯民指迄今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憶昔
初孀玄髮縉緯茲鑒其貌俯首鶴鶴斯志之堅曷有報作
斯節之守無間今昨昊天弗均上帝固知君子之後善人
無兒惟先憲祖遠道而馳指娣之娠禱祖之祠曰趙之後
不幸而孀神其默佑俾娣產璋及期侯降果如所望生之
百日其泣皇皇其泣皇皇母懷母育詐異已出厥勞僕僕
童鮮疾庠幼克誦讀天保定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山輝名士重節闈厥幽微以白藩監以疏帝蠶繅赫綸
音旌我庭闈惟彼后侯脫髻入社日新已業特躍人上秋

闈題塔春官登闈上慰母心下符人望

上重令宰擢

浙之淳姦究燼滅善泉春新可置惟富可恤惟貧何慚卓
魯允美良循惟侯姑仕惟母是違列鼎之食重禰之籍願
乃天和容與整暇于今三年樂菜官舍陟明有典侯考身
言秋風有感母懷故園母則南薰侯則北軒且考卑疏乞
養于萱天子報侯令姑返浙維特漢東刺史云缺乃
詔冢宰乃剖符節重華天使星馳電掣侯聞有命解手稽
首有懷母氏孰侍左右寸草春暉深恩日負臣願再休
君命曷否爰謀乃心爰謀士龜力辭所純三四莫核乃
拜使者乃致問私爲白吾母云兒往隨侯至自淳實維春

李推彼舊政數此新吏所祛惟害所興惟利總及七日
已受賜詐意母氏跋子弗旋憂少消情重以疾遭報亦也
日遂已上仙萬里之隔茲恨終天休聞茲訃五內如裂也
由弗食性命幾絕天佐其躬神授其訣危苦之證十朝預
撤我嗔伎憂我訊毋賢節也如石惠也如淵訊之與論播
之徃編謚曰慈節孰由不然有軍而奔窮日而止留侯無
策悵望倚徒一推萬漏得此失彼粗陳厥槩曷究厥美

○ 吳宜人誄

惟正德十三年冬十月壬辰餘姚吳宜人葉氏卒嗚呼哀
哉迄今兩紀承天守摧第宰邑入署出守調自襄陽政理

和清上下感德聲稱籍甚平和先生道遊大嶽取道過視
留養移時獨居一室閉戶弗出靜默內觀神氣充裕童顏
宿壽幾於有道予客茲郡得聞其聲 謁庭下守局將命
竟弗一見頃之遂去居舉宜人範略據予昔人有言先民
既沒德音猶存亦賴見述矧於宜人長逝有年家失慈覆
世喪母儀綴辭之流失今不為彰衍述德表墓旌善將來
之人胡所傳聞乃作誄曰 惟楚諸梁食菜於葉交商氏
之闈人踵接青溪起推石林名雲迨至有明博野煌燁惟
彼同閨著姓則吳族類相亞家世並儒各有溫州蜚聲浙
右甲第郎官一麾出守惟彼博野亦擅科名教立分鐸廉

著東衡善人畀后天作之匪平和柔降宜介葉出性此宜
人至性匪夷童能書誦長克姆儀及笄有行允善內親孝
承土人敬相夫子舅宜于隱姑養于堂壘翁乞骸侍疾工
霜舅沒姑存夫子外淑獨力營養繼紡耕畜自奉性忠進
膳則耳值歲大侵盡脫珥簪有子三人勞愛深篤感以章
課紉以宵督有時受侮不怨厥施痛搜而泣諫以古誨化
行婦妣睦洽族鄰下至僮僕履而克任致教者實致慎者
祭必躬心親潔豐勿替治生有蓮家計弗愉于和賴之得
成通儒三鳳翔翔仲歌軒舉今維卽章受知 當守名云
君立教固庭趨宜人之訓亦何可誣家樂慈侍世欽懿範
不謂整精輒云有犯斯人斯疾令德不祿藥禱罔功木命
日蹙厥齡幾何知命斲二厥歲伊何斲木富次嗚呼哀哉
方具易篋性姑是悒薰之諸子各行未立無何乎和貢上
春官丙擅祿仕姑養以歡承天通顯名位未溘伯李皆村
雲路可致未究而究欲爲者爲九京可作能不嬉嬉初以
子貴安人寵贈繼加宜人光昭 新命承天永懷哀哀周
極匪夫纂言胡以報德嗟予小子來志與都有闕無述寧
也則孤本之家狀筆之簡策冠彼芳靈播此遐迹嗚呼哀
哉

哀辭

卷之六

七

林節婦哀辭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明故封太孺人蕭推表節婦林
母趙氏卒嗚呼哀哉是月廿日林侯戾止爰從家悍婦是
使持以織故勉予且訛凡守新屆比我儒士例應迎謁唯
我則靡我靡伊何避嫌若誕視篆決旬 獻陵是迄閭閻
數辰始復來視侯廉具狀曰宅之市街彼維帟因而踈賸
經辨鹽司復不揣化村侯至款點予鄙先入以言諫不執
以假手茲婦快恣私已彼情既得我謗斯弭載侯不見侯
方密爾朝以翌辰飲我醜兇燕會將行母計輒駛侯聞而
哭五內崩圯七日弗食骨立哀毀吏民皇皇彼蒼是謂我
躬徃視嗟嗟胡尔譬以情事進以藥華神降氏家爰換厥
旨曰侯所感職于考履母警大衆尋瘞已惜不數辰勿藥
有喜我復往訊侯示攸始曰惟母氏伯考之妣十九有家
二十考化了無一息栢舟自朱惟我王父閱其無似適予
不肖尚在娣慕王父告廟願則生子不後所生惟後母爾
果及月辰不肖降只誕彌三月惟母是恃先是王父食漸
之紀適遠真副取道歸里跋涉遠途爲母被社事雖天成
喜由袒伴母寺考志殆四十祀凜凜之操冰霜是比昭昭
之節天日可指寶玉在藏其光曷亡我國何求孰肯蔽美
當道是聞 當守曰唯旌我門閭孰不然耳所爲達者

虛齋蔡小受業我祖知之徒矣母鞠木甫愛勞未備中
德行敦我書史爰及科第亦既莘仕連養淳安三年耳首
母衰而痛臣久于彼乃敢奮厲從母南徒解組不獲救功
手廔 天子命我復吏于是懷母云遠乞退者果弗允
所求龜勉至此當其復淳拜人而使報母之官并及所企
母聞而甚感疾斯僞七日之內遂不起嗚呼哀哉侯言
未竟涕泗如酒我聞侯言悲倉弗底母憤侯遠侯爲屈托
淳安之政穎渤可擬其在吾州三月而理翌傾垣彞勇豪
趙克鈞石以和扁戶以弛大旱而膏其澍瀨瀨民頌有亭
民思有砥一朝云徂千人共媿淳或母譜茲則母否母如
有知含笑而死嗚呼哀哉何以誅德有旗在几何以贈終
有辭在紙庶幾將來斯文不指嗚呼哀哉鳳失鳳兮孤飛
棲双桐兮一枝寒燠代兮藝暮取彼雛兮自餒 帝嘉錫
兮煌輝雛翩翩兮日暉舊母穴兮覽神畿聲雖兮嗚嗒嗒
皇逝兮化俱雛鳴兮哀悲聽颯颯兮壹皓皓圓方真兮白
日靈重曰謂純嘏兮胡運寡兮謂匪章兮胡筭求兮胡使
茂兮謂弗揚兮胡日章兮彼之優兮我之不兮彼之矧兮
我之藏兮彼太初兮相乘除兮

陳母哀辭

惟正德十四年己卯四月十八日明故全懿太夫人前

未節婦陳母都承卒初安木子少蔡居與予同舉進士在
及其事未嘗不拊膺而嘆既而補我外州隨亦放我於下
忽十有年餘矣居茲末節未使吾藩遠致芳訊兼附其傳
始知母之讞世久矣嗚呼哀哉分圖其畫人惟其稱熟行
隱名隨身罄矧茲至德太有運庭者哉美萊史述鼎鼎
名筆既誦且哦益深愧懼則從而哀焉辭曰 祥馨安人
丹陽之源有祖等吉寔惟前元遂因而家鳳亭之原厥考
東畦厥妣惟樊 香皇末純惟甲申祀月六日九宋人
降宋由既筭矣歸贈大夫粵梅明年居乃懸弧初母在室
嚴慧貞一東畦愛之口授書衮文則未諳義則能實文屬
於惜有女之嘆樊嬰劇瘵母十三耳存則刲股殲則哀毀
東畦踰馬煩暑肩膺足創而姐母終且嚙歸而姑沒大夫
適亡兀附身者必誠必藏大夫遽歿歲且大歎脫簪稱粟
備極艱險屢割以臂禱代以身大夫卒喪天胡弟均諸所
閱者欲奪其志母矢以死志卒以遂凡此梗槩居通節年
胡以得之厥舅竹泉居甫數日遣入里塾居南學樂屬以
易卜乃入大學補子弟貧人弗我恆我弗彼嫌或以松膏
助膏讀或解其懷禦居凍肅窠不置讀凍不置書挈手全
行神返而初倚牆執日凌弟毫縮是謂寐凍不置書讀讀
書城中受易張生戒勿歸頻以使志成日給師資辦宇為

布布之精細實倍異婦庭井弗湮以惠南室鄰木第聖以
勝他術克妻早寡厥女亦孀激次大義双節琅琅字全丞
簿悉其贖素飲致厥饌祭致厥昨羊逾知命適駿有聲所
司是達門閣是旌居舉進士既覲而旋殺皇南巡逢
臣獲譴母曰奚如君曰喜云母不謂然意在格居歲令單
閨母奄不祿距其生年五旬又六仁斯壽朱喜必福之孰
謂母耶而止於斯嗚呼哀哉孰不為女克孝則艱刻股嚙
組圍閣孰班孰不為婦節烈者幾芳齡卓卓由首燔燭孰
不為母亦常厥慈母也愛君疇乎弗思母以居貴安人是
贈賜道之奉母則目瞑嗚呼哀哉為女洵羨為婦哉非婦
矣補稱母兮則微母婦無妻女輒有累孰如母者全此三

墓志銘

臨穎趙先生墓志銘

懿二泉宗伯浚川司馬耳泉太史各有紀者海內名公亦
播風雅吾何人斯敢此擊瓦嗚呼哀哉

趙子之考之喪之訃也趙子辨自京師歸于其友人于木
氏曰先無以存矣先無以存矣于木曰噫庸哉傷矣比其
葬也子木送于郊諭于眾曰吾聞諸谷子先生之生也敏
而立其成也學而勵自其丙子之荐于鄉也明年而教益
屋焉三考而遷大名焉廿有一載而改真定焉其建規條

道而正其嚴啓迪憲而約其循禦度實而厚其風化而作
人也近久而不渝自其辛未之致事也致辭焉篤為願
焉遂求止焉決其在其田里也以飲食樂其朋友以惠愛
洽其族屬以和謙淑其戚里以議方訓其子孫其在其先
人也厥考曰榮妣曰王王父由深曾王父由義其在其身
也名曰珣表曰瑞其在其室也配曰焦繼曰沈再繼曰張
其在其後人也伯子曰陽仲子曰光叔子曰允陽生曰書
先生曰翰曰澄曰渙其在其子也厥歸曰華曰質曰豫曰
佐曰保曰沂用是而觀先生之終始與其後人也豈不盛
彰矣乎夫祿養哀妣之心其先生之本乎願上九老之納
其先生之率乎范澤焦思明之起于蓋屋其先生之遺乎
趙子之舉於柳升於司馬獻于王其先生之教乎孝
章於家故其教成於國考終於命故其慶延于後居子曰
蓋先生之精于禮焉可也銘銘曰來於成辰繼于成寅也
十之年而還其真歛于地冬藏於地春土耦之合而安其
神於于是維先生之宅以昭夫人人

林氏墓志銘

十五年夏六月遼王審理郾城趙某繼妻林氏卒卒之日
予愆命謝氏女襲璽璽式絞而歛密岳魏峩峩崇崇諸姓同
旋執事諒而奔哭之恸人甲母年七十又六不為慙亦男

十女十孫不爲歎木化之機消息虧盈必究其極爾何悲
之深也式揮涕而對申婦多僻母也思愆之字如已出婦
寡敬母也夫子之侍如上客婦易瀨母也孫子之教無少
借婦少慧母也妯娌之折如攸億婦固愛母也先世之慕
以卒世婦恒愜母也終身之行如一日勤儉慈教孳孳焉
未敢忽其仁居智行諧遠而益信母常存可也詹天詹天
曷底斯極吾何樂於生策畫已復木哭聞者哀之初林氏
之生也俗厭多女歎不舉已而林父夢靜姝至降于虛侍
衛森嚴覺而異遂收之居子謂林氏之生觀茲徽策銘由
齋汝列閭厥奧處暢綺紵永居

〇〇 顏季子先妻張氏墓志

顏季子十有七而無室君少一歲亦未有家遂聘焉季子
爲諸生貧而自變居之母恒使助焉 穀皇元年屠來

歸明年夏張氏女首生今再熙雷氏焉秋季子舉于鄉冬

洞玄公歿免喪女仲生季子會試弗第偕居奉母擊二女

而遊于南雖三年焉比其返也復會試又弗第十年冬子

熙海生明年秋季子亡牛或謂族人粹使追之仇遂族粹

誣季子而愬之監司又明年春當會試仇陰使人要于路

季子知之微服而行遂登甲科監司乃下其牀于廊馬大

未熹焉粹眼其辜季子名當內選更樹碑于門馬子知某

食召伯付牌車秋及居父送居如京師馬子由縣登進士
自季子始給直卹貪樹牌表俗布重樹牌伯來居采實策
直有連陳之自稱公子來附舟達于淮盡劫其實而去奉
居至京師既而補許州初季子之釋褐也與鄉人伴于朝
者高會而論詩季子弗讓吏部郎周卿獨銜之浮法選補
京缺無以後十人領州季子第也而京闕亦復先一免喪
主事候選乃故籍之而補季子之州居憂之謂其父甲賊
夫季子矣再云初居歸見季子貧不能治生既膺薦而家
漸裕乃復與人縱飲終日雖饒肉布履不能諸其車故居
憂之季子之官振窮踈滯抑豪理枉居大喜復謂其父申
發失季子及考巡按壬子薦調歸德既而得意夫許要而
煩且統縣四邑僻而簡唯附衛一且石都指揮者橫行屬
視守吏人皆訝之曰季子闕^也爾乎或欲其送毋妻還居
聞之曰伯仲在母可歸子爲公我爲子可相棄乎遂決季
子之官正體肅令白狀申憲數月而受之居語季子曰禍
自此始矣明年春子光海生石氏誣季子而奏之又明年
秋勸使至乃得白居曰石氏仆薛氏與朱子庸久於此乎
姑老子長我當送子宜下後爾將行見季子於囊中探簡
扎數十留之問其故答曰皆薛氏請託之辭它日見害執
此以往居曰亨塞有命留之何益盡取而焚之遂歸而次

首妻張翹初李子在京師與信暢尙舍人亳州薛奉事不
也人相善友主子歸德既入而信陽毫亦皆闕守二子各
欲得季子皆言于家宰薛憲其屬也遂得之季子至而憲
在告相見始語其故且曰其貪天功乎憲之父衛史也且
弗檢謁季子直入廳事季子弗許爭辨不已人有訟其兄
蘭之惡復捕而治之一日召季子飲且示其詩曰吾宗謝
康樂且十年焉乃有此也季子笑應之曰使吾爲之十日
耳將決旬使來索詩季子不答月餘乃撰數首以復憲木
驚曰逼其康樂直不免過期爾季子笑曰簿領之下從事
幾何積之猶十日耳十一日繫其舅氏屬釋之再三且使其
甥段九疇者陳其病狀季子卒不從曰姑待事畢憲大怒
曰如復姑待吾舅入木段生父亦同被論受控乃益大
怒揚千戶者訟牒未結憲受其賂而強守吏舉之季子不
可憲曰子後能沮之部士對曰子今能按之州士語侵季
子季子搥之而去初季子觀部政法受批奏而授之耕作
見科吏簷而無禮復覩小吏受奏季子不可亦不之禮必
其自受之乃出及守許科束舟河南倉事季子見之復遣
象不跪憲其同年進士且相善者楊千戶之念三旬而與
之會于鹿臺或曰春者近矣將不利于季子季子曰有命
憲謀三旬而自赴部

今上之二年季子被黜竇河南

考也初石黨李安季子敬攝之不獲將考李安以石水同
誣而奏之樂管之日慈以書報二氏七日而達各聚徒數
百要季而復之段生撻父之怒亦持慈書入示且申守公
善處至是乎季子笑而不省邳州牛同知追流寇還帥衆
過竟入唁且與毫之諸豪謀申季子禍且不測猶不爲之
所乎乃分兵衛季子夜縱而出李安知之遂徑于漕撫牛
子復使人追季子與之同辨初漕撫督諸將勦流寇以屯
軍怒牛子及李安之愆遂行之鞠訊再三不實故入其罪
而配之卒且幽季子而下其車于穎之兵備郭舍事季子
避難出無一力從海守廢師質乃使皂數人侍焉於是始
得使歸而報之初黜官之報居方食間之太慈而噫及海
皂至愈益增劇哭曰吾固知有今日矣初民訟石氏牾連
郭舍事幽之日郭檄吏士數人縶之以往及臨淮二氏聚
徒迂道而隨之季子使偵知之稱疾不往使人白于臨淮
金兵維新乃爲移文與之納而釋其縻院數日吳子私謂
季子曰伯安假溺以脫患永清詐風而申枉彼亦皆有道
乎季子未及答復曰二公近世偉人子猶不知乎季子始
悞竊歎曰其下果乎又數日皇子亦爲移文于穎而使胥
徒數人送季子庭報之曰途中有警季子有欲伴直從之
遂與季子相泣而別晚顧其使唯千人從而訊之則去餘

納至使之逐矣將暮一人躍馬先偵還報曰前途林立皆
休也如之何遠各竄伏于莽季子於是與其家僮及二使
皆相失獨匿于民舍主人出逐驚曰子殆貴人奚至是
季子以實對且與之畜入江非泄以白真事主人復使二
子送之金陵齎近真友萬子力勸之還曰老母是憂胡不
歸熟而訟旣之謀也爾何中焉乃使送還明年魁侵于豪
季子憤而往救豪大怒且恠其亡命之故季子不屈遂潛
結石氏使來追而季子適亡豪帥衆破門壁入居曰彼意
見辱耳遂挺身入州獄初豪與里人訟晨使排闥挾其婦
裸而過市見者切齒居知之故不懼其辱季子赴廳臺省
豪伏其辜又明年冬子燾海生七年春魁亡仲亦殂夏女
公生居疾復作九年秋母喪哭之哀疾亦劇飲而不食十
有一年細家婦張氏明年秋九月朔居乃亡冬孫宇填生
越月葬之梅岡熙海伐石請志其墓季子於是悅焉罔焉
怛焉愴焉謀焉莫之決焉過焉莫之言焉賓焉莫之延焉
祭焉莫之助焉擊焉莫之鞠焉疾焉莫之恤焉服焉莫之
給焉食焉莫之潔焉頽焉莫之振焉散焉莫之修焉僮焉
莫之肅焉於是慵焉荒焉昏焉耗焉顛焉倒焉痠焉恭焉
或高陟而長謳或深臨而求嘆或熟寐而弗覺或劇飲而
弗醒或獨坐竟日而弗語或護押僻小而弗怡於是季子

亦痛痛而差差而復痛今日五年一日謂溘海曰先亡証
亡後死未死夷險適否有命之使彘撒色禍亦徒為耳聞
孔重名莊生達理百年之間此謂逆旅大化流行振古如
此無忝所生吾事畢矣五十有四後其有發吾志汝毋兼
及乎己身後之日毋干太史

女仲壙銘

嘉靖戊子月正元日顏氏女仲感疾而卒仲父伊何知毫
州事未則其名惟喬其字仲母伊何張著漢東梁氏勵齋
通判楚樞毫州杜齡連產兩女仲寔其亞降惟己己五其
生月二其生日昧爽之候母腹是出始生而端稍長而篤
孝經小學女誡之屬粗能記誦亦解其義時或作字亦頗
可視女事之學女紅之成衣履刺繡咸熟而精初仲存身
梁氏亦孕誓重賈劉晤言以定曾不移時梁果生男迨仲
之誕月後其三舍曰茲乎有天者在梁申前約遂爾網采
正德辛未毫州不第卒業南雖攜仲儕逝癸酉竣事試當
明年毫州過家挈之以旋曰歲丁丑父登進士是秋九月
仲隨母以由潁入漢沂江達淮車抵京師時凍而覆契聞
數十一日奄聚父子悲喜曷可言喻無何銓部補父許州
仲亦隨任三其春秋惟庚辰秋父復調毫文三其秋召歸
里落明年熟幽父名是與亦得歸里與仲同處今上五

載四月維夏仲忽感瘵生于左膝淹淹兩霜醫報告窮
年之臘納幣匆匆又明年春厥疾重集元日之夕遂以不
起伊疽之感附骨而生眇焉為寡卒漬以成烏糞之前痛
不可忍呼父抱之若有所慮謂父知否父曰莫測但許志
墳中亦愉色已已降生成子棄世相距而數十有九歲殂
之三日附葬先塋倉皇舉事未及為銘毫州稍暇授臺啟
紀涕泗交橫作輟者累詔以子輝隨入州庠繼仲之婚著
姓惟張士辰抄冬神忽箕附直書乃名并其履素且曰墓
志父諾弗贈豈兒之行有所未稱訊乃攸居曰茲常焉諾
迺攸為謂已之仙歎書大歸類浮屠說特探幽微則莫我
洩自仲之殞餘五六星豈其英爽尚爾有靈曰首其婦曰
么其娣熙光燾海皆其母第癸巳上巳始援家裔書刻墓
隅以永世世

〇〇 溫同知墓誌銘

嘉靖二十年冬十一月庚戌襄陽溫使居卒于承天之工
所明月東擣木司空暨鄭信陽皆以書來為訃焉予聞之
愕然以驚靈然以傷曰嗟乎使居胡至運于斯乃泫然以
涕矣初興志之役手容承天半星高列脚之程督木于者
六人而予嘗得交之兒使居豐偉魁梧神儻軒然論事渾
渾意其將遠致而弘施而遠上于斯那嗟于傷我使居昔

爲主州皆有民譽於景吾得其嚴毅焉於金吾得其既暢
焉於耀吾得其仁且有禮焉損餼庫非餽遺抑強禦擊寇
猾不亦嚴毅乎未沛傲釋久繫不亦既暢乎還準賦囊未
緡輿水刑廣婚葬振風教不亦仁且有禮乎是故剛以施
之毅以持之而謗譏興焉故暮年而改金銜久則微論定
則明百微一洗大卑霑霖故暮月而徒耀然民有涕泣頌
留至肖而祠之者衆丰衍弗失六事具舉群黎咸悅二臺
交薦故三載而遺業耀人思之爲碑以求之衆人聞之不
令而行之司空公庶其賢故移昭而召從投木遺艱剔毒
制弊檢勵勤事彈厥心力故逾年而工落鞠躬盡瘁曾莫
之恤體有弗平強起視事故數日而身歿初使居幼而岐
嶷爲洛庠諸生厥考衛公令與其兄大行居同治周易且
有餘力爲詩文看筆而成見者莫不厭心稱曰二溫嘉靖
改元領鄉薦第七空同李子少所許可亦奇其才爲作洛
陽陌篇贈之洛守蔣子雲亦時名流特重使居居常與遊
其後入太學舉進士屢不第始授銓選然名稱不少替焉
初使居母王氏蚤卒繼母李氏弗齒庶第習且幼而護衛
公卒初使居娶劉氏實太師文靖公之孫女生子如春使
居乃事之如存養李如王事大行如護衛撫習暨群從如
如春故洛人多化之成善俗焉使居才識兼敏而吏事精

練老善談朱感時撫憤慨然有馬革裹屍之志亦豪俠武
爲詩法盛唐爲文法史遷外此一不之學然其襟抱坤夷
樂人交輒傾肺腑遇知己及佳山水觴咏終日於世故漠
如也初予辭遠使君召與信陽同飲既而使人來雖再答
之而使居長逝不知有予書矣昔劉明作與劉孝標書
難繼末織未致而明信歿孝標後得之重爲解答彼誠主
不忘死焉日中有書而使居弗及見使東平之樹蓋山之
之衆有微而不美使君之靈其能無景響乎茲守胡爲其
卒忘情於生者抑駟墜弗留之波電謝有言莫酬涕之無
從嗟呼傷哉弘治八年秋八月丁丑而使君生距今僅享
年四十有七屬纊之日解其囊橐我無以爲歛其清脩有
如此焉如春遊逆序清明該洽詞采翩翩克有父風予在
承天間購奇書故車盡之時假告得侍而奉其求訣厥亦
幸哉它日坂所業而究彼壽焉之志則使君其死也哉子
男一人即如春娶吾同年進士憲副王君之子女二人長
適河南衛使張麒之適次幼居室焉信陽爲狀其行且偕
如春使來謂有治命厲子銘其幽堂忍辭之乎故不揆而
爲之銘銘曰惟晉公族以采氏溫壁劉而曹厥姓罕聞
迄乎典牛矯矯興造起王屋雅投河汾蔚矣方山皆唐聞
人直泝勝國益都有裔際運塞旗起東戎衛乃嗣忠憤捐

軀果瓌遠必思廣萬木同長諸孳者祖調守涓涓諸勝者
考選侍伊藩勲階護衛士著徽鄙篤生使居鍾使靈美
厥諱申秀厥字仲實遠彼中谷顏之草室光耀某武我濟
以文千難煥炳甫仕則居塵剌丰州遺愛如許甫于隆中
軌役于所雷功告成忠勤特達簡在帝心厥有賚技去
胡十疾竟爾長逝閣慘廬啼同人咽涕司宰樞吏尤所嗚
嗚有閔介持有敦實賻神遊至極形返故丘轆車鄰鄰
舟旒悠悠詠彼良吉延彼玄幽永矣世世隨化而休

何將軍長張淑人墓志銘

何淑人之葬先公十有七年亦既有銘其墓者其子何子
謂前志附錄考例不得詳且其對雖合而壙不柶一誌
之石勢不得近前葬者乃偏其交人顏未更銘之淑人存
也宜象沒也範俗矧又何子有顯親之志不忘遠之孝
其慮慮深而為示久于是宜為銘銘曰 淑人之先軒

轅是出掉強爰氏代有闡述有著孝感徒自興國為邑
甲族世顯閣閣宅彼北陬由小河溪高諱德琳階封明
威思賢曰祖千二曰曾並以孫貴得贈中丞厥父惟琬厥
母惟謝少司徒公乃其父亞父官正術母也子娶禱溪而
娠惟神之庇厥庇伊何或夢靜妹赤烏雲幢降之室
隅又明申成淑人在教 曆皇復辟歲七月九正術

則喜名子繡雲司徒一見知爲福人前此司徒有子懷
遠意在合婚南容是選乃挈典席惟劉姆訓書通史涉
牛閑德進惟彼懷遠官徒而貧司徒尋逝謝艱某姐有黃
劉姆望厥前議始有淑人得歸何氏白懷遠公遠在
五閨間閨邊圍而遠毋妻並有子妹少而伶仃母也播節
會莫外營儻居弗獲拮据是舍去之東郭結茅狼籍乃事
織紉乃操井臼澱水爲懽母心弗疚耳奉之母已糜用饑
紕衣敝裳孰所克堪惟歲大復蓋之甚雪白一舉火
榻以身焚人或竊哂已無怨憎仰天而吁歸之有命惟彼
懷遠遠莫與唐歲恒一來來也空車惟謝匪情且恤
且憐非焉與往來焉弗逐淑人遠請指舟自飭卒得如志
姆也之力終敬皇世十有八年耳貧恙毋孰不曰賢
凡七舉女乃始誕子懷遠官升家亦漸理惟其至性動約
弗渝見裂錦綺且三而吁直家情族撫卑遠賤至訓二子
慈嚴並見懷遠功行世所嗚嗚淑人之助亦何可誣壽踰
知命一疾長逝毅里八載秋初日四越五閱月葬之
東園十七周星乃遷吉陽厥遷維何由兆而水並奉懷遠
舍窆于彼存同贊善歿共遺茅胡獨淑人而可弗詳厥子
若增前志所擬茲禪其行宅園可略惟彼淑人卓哉內師
幽堂梁紀以誌魚期

行狀

陳襄州行狀

陳之先山東人諱安者遷州之派而遂占籍焉四傳而至
承德公為諸生既生居而遂遷焉居幼警拔稍長能文十

中而即庠前守太司馬李公需之少木十歲自切劑未之

或離凡試名相亞焉故僉憲賁溪桃公少家宰太和陳

公函稱許焉 毅皇之二年未領鄉薦五年居舉至元

九年同試南省弗剋而還及新鄭居夢達官對坐自稱大

司馬後果夢焉喜由殆居北十二年未登進士授許陵令

上之二年春被考熟而居登第焉則嘆曰夢周人乎或

遂謂君自厭之三月承德公卒聞訃而奔葬於如礼五年

免喪如京拜戶部主事六年夏督輝姑蘇勾稽有令移濟

川衛布之而武吏自恃京衛沮焉不奉君怒以聞遂坐其

罪七年諸省鄉試例請京考於是君得雲南樞得人焉而

魏遠供億十無所受八年遷本部員外郎夏六月 天

子推恩贈承德公如君官而其母太安人馬氏配安人張

氏皆授封誥十一年春二月得袁州秋八月之官初盜吳

爛胸掠萍鄉藏獲焉而連無辜數百人衛使右環刁塚友

以為功居蒞而會輸力爭出之免死者十九張大戶者蚤

死遠腹子厚悍僕易要竊其貨而叛焉且使其子二人為

諸生於是奴富而主貧赴愬
行賄末主理者君得其情一
求諸主而譴之樂論快焉乙
有善地以葬其婦久矣富甲
欲之不司則盜其尸而瘞宰
振乙知而訟主輒被誣論君
廉主使卜發之甲伏其辜俗
制區人死獲贖金每自眺焉
以爲當君惡之去其賻友竿
之其風遂熄課諸生三日十
義親爲點窠朔望利於學而
辨析其疑必得肯綮乃已月
再試黜浮敦與士習一變城
中有臺郡之觀也新作樓居
與諸僚廢而修起之咸資罰
金非賦之民也將一考兩臺
諸司旌獎文至十四年入
觀而偶中飛謗黜落其職快
快病心歸田數月齋恨而歿
新節之費果困人哉而抑豈

仗之修文地下爾邪卒之日爲今年七月丁卯距其生

純皇之二十一年十月己亥享壽五十有一配安人張

氏側室趙氏宋氏宋氏皆無出立弟良範之子生員全爲

嗣爰卜是年十二月甲寅附葬于祖茔君之族屬厠居都

下當其如京復幸同役獲侍左右間關沾濡亦既旬日彼

之爲行豈止知鑿而重望鴻才行矣館閣海內縉紳盡屬

評品寒鄉脫進人才凋喪一蒙收錄俯賜褒揚勒之幽室

溝中之斷得披青芳上薦清廟豈歎陳氏之子孫感類也

哉

傳

邢節婦傳

邢節婦者嚴子之繼室也生有五美焉曰敏達事靜淑笄
十年歸於嚴歸數年寡于室喪三年踰于禮卒不亡成諸
孤也夫孤者前室之產也有夫孤焉撫其孤有一息焉配
其息夫孤歿丁婿死四孀並節婦曰守衆寡由諾鄉人甲
化之從矣邢某者節婦之昆弟也歆表厥宅國人曰都節
婦曰唏邢某曰從其令矣邢子者邢某之子也喟然歎甲
姑老矣盡善諸文顏子曰休哉燥乎其人之所難乎夫守
喪踰制曰賢博獨恤孤曰慈守德及衆曰仁為己不飾曰
貞始卒不踰曰節故為夫美也為親分也守其義女子之
節也蓋其分君子之心也若節婦者其家人之間皆可冰
觀矣

范子傳

貞哉范子其猶有古人之道也未黃子曰子之善奮于人
而監于天信斯言也岐天人所工之也尙知子之淺也夫
窮通得喪皆天也人無若與之人之道力也天之道命也
力者能為而自勉命者匪測而難必自勉而公毋必而明
本則滅私明則達微私滅通天微顯知人或甲范子之治
心正故其事親敬事親敬故其事兄睦事兄睦故其鞠幼
愛鞠幼愛故其處鄉惠行無浮語外如其衷服無苟便身

無首取業勤而精九厥十致義命之道知土熟矣正之謂也失培而豈承妣之志望皇然如有朱慕而思存戀戀然其追弗及心有徇往煦煦乎罔不順承矣終始以主教之謂也家政之咨無事行焉儉已而豐其鬼睦之謂也故以平而帥以勤而勵以慎而勅以廉而嚴百姓化而成之愛之謂也由廬水周其困乏行義以折其橫暴財帛以濟其匱窶耻辱以銷其無道患之謂也夫力輸於人命運於天人之亦遇天定為之故惟正則四美具四美具則天人一人一人一則君子之道備矣黃子之言是固知子之淺也已

何將軍傳

何將軍勳字繼武江陰人也仕至指揮僉事守吾郡移三十霜卒矣初勝國時有名者借其兄從 高皇渡江

温州之役慢指揮僉事繼世乃左遷百戶其後也不累改

而得吾郡稍轉副千戶又坐事徙五開蓋四世矣至將軍

乃復且進正千戶卒復其先職云五開之徙也其考也枉

且未往而卒強宗東之奪其產過羊矣彼尚童且業儒財

因以廢乃白其狀于京師不克卒得政所 教皇踐阼

有詔許還乃復吾郡馬初五開之役將軍不克往乃僦民

居借妻妹治麻布易粟以供母然非力不食恒掄而墮郡

人竊重之恭是有不聞主絕鎮顧侯者俱不改所既置之
慕恍不相容遣之後怡乃召王還仍見其不出聞養飛然
笑曰侑某猶駭麟如昔邪善令董子數十閱而識其多
顧侯困重之災其後焦伯徐侯歐都督相繼不鎮皆令恭
慕初岑濬叛于思思歐都督以將軍衍師出廣遠及江慶
飛梁軍中驚將軍自餉款暇已半汝水中矣有人從梁上
疾呼何將軍吾挾汝因暇主出遂濟忽不見凱還於晨還
即且進正千戶矣正德中劉六寇中原突軼城下或欲舉
戰將軍不可曰士寡城散弗虞其碎戰惡乎宜兵法不用
弗豫者棄失險者危乎巧登呼誓守堅不為動賊引而不

既其黨攻唐急重兵壓境方伯憚副使假其都指揮而統
夷卒五千人守峯陽相距百里踉蹌爭持數旬矢賊亦引
退時有款徵功者俾爵從數十將軍盡釋之徵者以百金
請乃輒許去曰殺人為汝功如我何他日出諸俘伏于道
舉手加額曰青天可云柳桂惟亂詔吾省江廣會師討
之秦都御史使會王都御史于顛乃從數騎往一夕迷于
菁邇遇而疑之以見及王都御史語異之因留從征既還
復從都指揮王齡平小水諸砦皆有功兩省上其事遂指
揮餘事自是諸統寄之專轄凡司試司兵司馬司閩多兼
之矣然於仕况恒薄善測微機出輒乞退一紀之間請告

至四

今十十有一年始得識事又五年捐其館舍壽

蓋六十有九矣將軍少也雋堂學問妙書史文善慮而刺

斷語乎法律燭乎幽隱老吏弗如也然為人忠實而明達

其壯及憲其取吏也飭故人無不畏而懷之矣惟其性鯁

介雖帶勢也有弗阿者故其取未人之愛憎也率相半矣

歲嘗畿民有竊食者吏害之盜將軍聞而減之得不坐部

士墾田加其稅于民乃改而賦諸屯其恩溥有如此者郡

大夫禮故弗抗將軍獨否一夕城外火款往將軍慮有他

止之明日察之信於是乃服其敏識有如此者故某政甲

行名曰盛郡上省遠而臺薦溢然有蜚聲矣性孝悌而儉

過卑幼有恩禮然誇諸子則不少儼肅如也得謝恒于郊

處有感輒于詩焉發之且香酒飲半酣徜徉林下不知已

之有身人之有世然亦不五春秋已矣內助有淑人張氏

朱氏先卒其子何子舉進士亦有盛名三立之業編乎無

涯將軍矣死矣君子曰傳楫材也全世豈易言哉或藻而

章或崛而氣氣者弗文章者弗武胥失之矣將軍世習戎

行飾之以儒蓋行君子矣或曰曰文非知言哉若將軍

者可不謂之全材乎哉 贊曰用之弗頗得之恒多光昭

乃先克昌厥家行有神庇施有民祀活人之功可以不磨

吊林篤婦代陳伯善作

值甲 景皇之末運惟孺人之誕辰含女德主至粹蘊坤

道之真淳歷 憲廟文中步結夫子之良姻諫闡睢之

好述篤伐木之大倫伊嘉期之隱禍奈權會之階呻痛良

人之摧折憤至願之莫信慘兩間之蓄霧蒙亦合之昏墜

隻並翔之鶴驚孤十旱之岬蟻確靡他之我志甘未亡之

此身軫舅氏之深慮慎身後之論湮禱顯烈之考祖指陳

毋之妊娠願男子之再有奉母氏之祀裡信天道之無乘

果婦氏之產珍乳百日之孩抱罄半生之艱辛投詩書之

要義整冠履之侃問凜素霜之厲烈粹藍玉之琉璃動鴻

儒之薦剡膺 龍冢之褒綸煥閨里之色采倍族裔之精

神羗鸞雛之軒舉步甲第之嶙峋分兩浙之赤縣數

九重主至仁來褒封之鉅寵那慈惠之洪鈞惟 后皇

之念功摺令子之要津剖溷濁之虎符違閔石之慈親望

壽域之將八感痼疾之未旬厭鼎俎之榮祿嘉蓬壺之上

賓駭訃音之遙報彝便君之素綸慟卞下之人士悼海內

之縉紳緞太史之新傳勒神道之堅珉庶一德之輝光勸

千載之後人

祭文

州發干祠告文代任州守作

先賢

州肇賢祠年餘中紀位號多舛點亦否我情弗寧神果
妥止不瑞狂愚曰稽諸史本具定銜變公而子堂獻賢者
但匪厥里並坐閣學在為非理彙有劉子安置于此來有
孟氏橋幣並美王賀陳董 明時崛起撥以分美登正菓
祀配之伊何忠襄邊李曰敢自專撫臺明指敬持禮菓用
陳終始諸子如在降此羊豕

先宦

先宦有祀半百云徂位號弁黜類有瀆誣皇辛王楊李盛
呂吳并及杜李皆有恩孚擬之舊祀功足相驅躋之令典
孰曰非俞惟有忠毅棄城逆徒馮恃威里幸免于誅後雖
有功女足贖于某茲承乏四捋鬯對瞻之靡寧稽之而符
爰擬所疑公移是教東橋撫丞特是奄愚命以祭奠并祝
之模恪遵檄訓禮備吉諷諸子如在暨此區區

祭車母文 代孫史日作

孰不為女惟貞克艱母年及笄既淑且閑孰不為婦惟順
鮮克母爰曰孀敬孝而則孰不為母所貴者慈母撫諸孤
同仁弗私其順維何歸幾閱月隱居厭世孀守無闕慕慈
維何母止一息鞠育前產教而且力乃命君侯甲汝承家
母有所慕以為世殿侯曰唯唯學焉美加蜚登鄉屬藹焉

園華坦官武陸敬警而額下依其先上康其深陟守南陔
摧豪振稿臺省交譽頌聲載道母曰汝違嗣汝父昆仲違
其規亦挺聖門季俎克壯女殯既婚母心盡然惟庸之存
惟賢惟淑胡考攸宜昊蒼弗辰不我憇遺卽至隨于載哭
之慟有里閭閭觀者色動吏陰于室氏卽某轍而况僚幕
能不悲咽史氏殺青里人陳風因侯之烈微母之嗇予忝
幕末侍侯未幾失侯而憂傷母而依依靈柩遠存嶺海
廣柳飜飜玄廬有待薄宦攸羈執紼末由心如燭灼淚如
綆浮萬里微忱一隔綿禮輸之辟羞託之俎醴醉以遠將
祝以遙啓神之格思鑒此牢醴尚饗

祭張處士文

忠信之資醇厚之氣敏而多才裕而克毅勤以聚財儉以
節費知誼上禮和親欽貴二臺並淑內助有人三卽具贖
承家克循曰惟仲氏舉己成立三孫一曾絕繩揖揖狹黨
衆盛戚里輝華卽中達官大半姻家余本擯落遠在百里
承以季愛聘我首子未逝之先來慰我哀送妣之葬周旋
徘徊返而未脊倏以疾告云胡斯人大命不厲計聞避遁
皆庸且譖况忝姻戚而寧不悲所爲恨者欲謝未果由州
會葬使人要我適歲且暮撤改舊廬賤疾在躬立馬躊躇
曰予還歸遭家不造病訟移時遂爾吳報聞公之疾驅馬

違任俾來寄聲申倦將迎我解其言且旋且探未幾遂此
終身之憾古稱壽年七十者稀茲及之樂與化歸時所爲
慕堆金被綬公雖未達不爲不富亦難得者有子有孫公
之後人亦既盈門公之所憂人之所否以予觀公雖死不
死爰卜宅兆運在象園築郭以灰奉公遺言諒曰維良靈
輻載欵分忝施松誼當執紼胡以輸恫薄奠是措有酒有
食維豚維羊并挾公壻同辦心猶存而致愛沒當弗忘庶
其美矣監此苾芳尚饗

祭林母文三篇 俱代人作

於乎侯以是年二月來守茲州甫七十日餘而太孺人之
訃至云孺人亦以是年三月但矣侯新戾止銳意爲治方
將大有所圖而遽罹於此豈直僚師吏屬聞侯戒行歎歎
而哽咽而隨之人士無緝耆愚慧莫不奔走謹聚而悲呼
於戲孺人十九黜出二十孺居今考終至于七十又八矣
中間五十六年凡所以資心之道典後之謨貞身之軌淑
行之符抑豈一時筆舌之所能敷哉 旌褒有典風声久
樹 勅封有典冠誥將鋪封章迎受于嗣子林侯旌書昔
啓于蔡子介未凡以檢生平而叔履素錄鉅節而登滿模
者其黃固在今日觀風之使太史之徒而亦何與於區區
哉竊嘗以謂兩閭之正氣賴吾人而植扶養忠臣之興幸

子節婦之樂義夫他姑弗論如孺人者遠勝上也得采海
隅同牢同患夫豈乏無而考其心行相比類未弗同矣夫
姜白姬並駕而齊驅者則夫孺人葦古之所謂黃鐘素野
巨室爾輪者哉伊鬢眉之男子或勝願於婢奴設旁睽于
孺人曾有愧心否乎又嘗以謂世之為人母者厲毛離裏
剖體分軀情愛啣啣勞瘁劬劬茲國弗論至于孺人世母
也僕從子也取為己子在他人則弗曰弗度也而瘦焉或
龔弗曰弗顧也而顧焉或証如孺人者懷抱三月嬰乳之
孩教造三四十之久諸以礪其名器詎直保其肌膚既
策名于仕版復飲學為通儒躋孟母與羊母孰先後而或
殊回視生人之母鞠而弗誼誘而弗都豈不為尤逾哉而
况待有所弗淡愛有所弗震非為己之雛者哉已矣乎孺
人還化侯軛戒途體存閩海神遊湘湖沈之明水東之生
芻蕪其洋洋鑿此悃愚

○
蘊醇毓粹含清芳些抱顛持靜存祇莊些施瑤交瑤結珩
璜些絢蘭覽范佩蕙練些理總結髦閑靚粧些服紅習訓
戒文章些泯嫗致鑿塞酒漿些儻違挹翠助蒸嘗些箕踞
四星理奩裝些結綃命車彭彭些承尊惠下睦四旁些
聯嫺比姪肅姑婢些好化儀髦期永藏些妬妍忌媚李使
蒼些窮星沫日殆一霜些飛雲散雨未居塲些塵判壤隔

相森莽些柳糯蕙帷重彷徨布初錦茶悲空序些指天額
帝誓三光些剡顏截翼以自防些朱死靡他并未止些
妻超白儷共姜些完純畢美植天網些視顏汗背愧彼律
些跋茶蹈蓼幾饑穰些惟姊有姓渾陰陽些男氏祈之卜
死璋些紹箕繼棗俾無荒些應期懸弦惕嘉祥些誕彌百
日懷皇皇些中哺手挈足跟踉些祛潤即燥寘温凉些抑
苛搔癢爬其創些索鐵探渴預糧湯些澣垢綴敝縫衣裳
些傭仁示信啓誼方些濁琴投劍執塾庠些陳篁設讌結
知良些珠輝璐彩玉琅琅些通偷遙讚帝里揚些門
褒里旌錫后皇些顯貞著烈畜無疆些蜚丸變鯉齋

鳳凰些藐科甲第声炳煌些流承化布剖一方些三星榮
祿耳首將些秋風導鱸毋懷柳些將雛屏眷隨南翔些厥
功往報稱循良些駢駢五馬騰上襄些吾民引脰久相望
些剪彘植僧平暴強些抹顛拉溺扶羸危些奮推較量維
却渠些弭哉逐魁雨沱滂些原隰禾黍田麻桑些七旬視
象胡遠舍些塗謠巷歌况龔黃些北堂慘澹萱彫痛些慈
闈奄忽厭壽康些頽彼岱嶽摧木梁些騎箕跨尾日七襄
些小大計聞淩浪浪些矧僕得之瘡盡傷些楚江聞海水
湯湯些崩肝分胃裂肺腸些茲恨悠悠天與長些侯袁毋
今猶厥常些民懷僕今曷自忘些白予嗟惠寧爲儻空野

奉山贈陳禮希些界竊蟬知系不年些清蘋澗毛飯黃些
些沈明涕清酌豆觴些靈兮來並於此堂些

維大孺人婆某溫淑內執風成文事攸朕春秋十九歸先

隱君匝月南夏所天遽分泥彼指舟舉以自矢肯使老美
而得專美維先憲副雲室先生由浙遷漢閣念日并墓閔

維何曰趙蚤寡萃萃子享執嗣之者不遠千里迂道歸閔

維時居侯在母之娠先主欽肅則告之廟曰生男邪汝趙

是紹天符厥願侯誕側齋生孩三月孺人是懷以鞠以育

以訓以誘母如已出侯如已母維彼孺人節操貞堅由內

達外声稱凜然虛齊蔡子雲室高第館穀日深淑行是諱

白之當路達之 聖明 帝曰俞我門閭是旌維彼

居侯恪遵母教學勤而成功立而効初領鄉書再薦南宮

三試 大廷申科之推 帝曰艱哉承宣在令咨爾多

士諸邑有命侯實與行分符淳安隨以安車迎母于官耳

旨之娛爰及兩載桑榆之景色養曰死侯圖歸侍弗遂攸

祈并以眷屬從母南歸侯往報功謀嚴介介 天子曰

節尚煩爾即侯曰孺人其在海隅地距漢東數十之途有

即無母身其何靖乞退再三莫之十省侯曰奈何 居

命有嚴拜送使者何敢終淹侯固之仁使固之家母聞侯

仕薨齋以嗟其嗟維何由乎老萊兒令靡至懼弗保某念

軫于伏疾沈于身醫之者療禱之者神則病于床遂爾不
起天奪之速七日而已侯適莊隨百廢舉樂弗戢以集弗
檢以繩束畏而安民懷而樂曾不三月頌聲大作計言卷
至闔郡震哀一人之憂百里之戒嗚呼孺人克全大節有
子如侯懋昭厥烈令淳主載媿古良循守隨三月治效十
新道有所基教有所則嗟侯之功繫母之德天壽仁者胡
靳斯人七十有八亦既長春徵音多男毋獨子爾侯爲之
後無子有子居子偕老令名或徵十載而下母孰是非德
立功昭後昌裔侈由今觀母雖死不死諸忝僚屬多歷所
羊方幸侯至詎意侯旋哭毋無從唁侯無以侯國臣留吾
則何恃瞻彼靈柩遠在海取蘋蘩之奠亦末之由侯之哭
之于宦之邸設彼有位是馮是稽我將我享維醴維牢毋
其或者鑿此之毛嗚呼哀哉

祭陳于廷文

居以清朗之資醇樸之槩細潤之調慤篤之衷魁薦乎

先朝甲登乎——今守郎署而烜烜示霜哀守而籍籍

王祀士林方將有台輔之期策藹之擬而巧遽止於此也
嗚呼哀哉豈天未欲以全福畀人使賢者之凋喪而抑造
物者之弗齊蹈壽顏大尼窮虎達陰陽之道其自爾也邪
公論攸存毀譽善美以千載之下人曷嘗以惟簿之故痛歎

公而當時造謗之家作備之末無亦徒爲之已乎承德公
有贈矣太妻人有封策所慙後人幸逢賢守使從子全也
爲之則公之神可冰少安公之死可謂不死矣公復奚快
哉木等無似皆公鄭里榜或同其卒業或同其執事公守
衷之後屬纊之前或違其願而遂爾訣別無十面之期或
瞻其容而恍恍惚惚徒得其病心之語使使我情隔幽明
途異有懷竟莫之中也有鬱竟莫之理也終亦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嗚呼哀哉丹旌載行靈輦攸啓遠來執紼教陳
牲醴公其有知洋洋瀰瀰嗚呼哀哉尚饗

祭傅孺人文代趙節別作

警山毓秀母是以生性端而靜行淑而貞及笄作配惟封
御史孝聞舅姑教著未子封君志學遊應之庠長而得祿
移篋隨陽母也從之餘二十載琴瑟如賓有慎勿怠封君
筮仕參謀西涼課最兩遷佐守順昌母寔從居閭閻繡甌
居著能聲母助居多秋尊鄭卿畫錦故里二老歸田所樂
深笑母生四子惟仲登第伯及叔李隱于耕藝伯著官擢
叔占塔岡季適其側先母而亡惟仲伊何應臺其踰出宰
上蔡人比杜召二臺交屬擢爲御史一肅京城再清江漢
白薦賢者乃吾之責言出禍隨殺州是諫其在江西恩例
道逢母以子貴孺人是封行省宣命安陸克使程冠華魁

曳裾揚袂輪蹄雜運醜幣紛披食由榮哉至福攸宜倘感
濕痺艱于步履久而沈痼遂以不起嗚呼哀哉先是徵州
妾得毋報國歸未歸竟以訃告考終殄命人世所稀孝子
悲號如靡有依載卜佳城由孟之塚載啓靈輶厥期不遠
某忝即攝執締末由何以將之羊豕醴羞惟母生平賢行
卓茂不亡者存此右嗚呼哀哉

祭諸處士文 代張子憲作

嗟外王父世著茲土族姓衍繁貨業克熙公自成立剛正
幹盡輔外王母勤儉清苦誰予先考裔出永豐 晉皇
七載遐遷漢東公有息女曰予之妣擇壻于考合以婚喜

公有四嗣家眾且昌考婚次年遂爾分方維公閔念予妣
予考贈地一區以慰悞惱公書折約與子共五云貽爾後
世守斯土故鄉遠隔遠慮心懷言猶在耳嗚呼哀哉曰予
有生與兄而二亦有兩姊同胞者四公既壽命二親考終
兄仕委吏予遷郡通有子有孫或農或士非公與媪曷至
於是念予遊宦地假公孫久而不歸辜此厚恩曰予兒稚
棄官旋返稽其舊約爰有十畝四隅是庶比鄰是貨界受
人侵三分之一欲翹于官恐傷其親欲委于彼則負其仁
是究是圖載耕載賦永為祭地以祀公墓我之後人莫得
而私彼之子孫草可盡之盡之曰殲背之由忍庶幾此舉

得冰兩盡觀茲手筆如觀面顏叩茲基陸如叩堂閣率婦
樂子載酒乘狂臨風丰巢滌泗潺湲南餐

祭劉翁驛使文

幸未之試公方從仕率業南雖義道相比墜余穉福公已
歸由宦况云薄樂隱孔姦余隨謝事亦既十祀不圖朱藕
續公之女往謁公公亦視余新故恩禮於衆特殊曾不
三載公歟希祿身幸於俗未遂性哭余茲感疾港港半星
靈輻載皆執紳莫能嗚呼哀哉公之子女問雖未配巾相
有人誠不足慮公之衰子能紹芳絲緜強盛公亡不亡嗚
呼哀哉野果山肴清酒之奠存而知愛神其臨眷嗚呼哀

哉尚饗

祭族兄迂實文

少業舉子壯遊邑庠文選多士廩食大倉不樂仕進歸隱
耕桑產言百畝名蓋一鄉辛勤節儉老而弗忘偶事微訟
遂罹重殃甫逃狂控輒中膏肓年躋也衰亦既壽藏有子
克家有孫重光後裔綿綿雖忘不忘恭儻屬則遠於情孔良
昨將薄奠焉比哀賜

祭族嫂盧氏文

性氣淳實組紉共懋恪先尊上相夫慈幼初厄大姑從遷
山藪眾指稍克乃遂於舊墜承家紀實用頗厚晚得十嗣

未謂無後奄及也衰連爾美善秋卷以已夏殯定成匪終
匪滯子疾之遺木忝故從恩禮且年靈輅載啓用陳文辭
存兮甫來張其帑祐嗚呼哀哉尚鑒

祭仲元文千篇

後篇內細見作

兄以番歲窮經營其家實志不克就糊口自馳雖有似子
發達亦違竟以一疾遂至不支嗚呼哀哉昔人有謂小時
坎輒至於中年老境心一崇滋胡為吾兄而止于斯其莽
斯理有不足信而可疑者乎嗚呼哀哉兄以介特之操穎
秀之資清勁之風新整之辭雅重鄉評允為人師近勞詩
人如向子舜夫素慎許可每讀兄作亦噴噴而相推方與

伯兄圖議歸期情樂事左因而已而秋初入見形神癯羸
謂當巫瘳曰不為衰別方五旬運蹈顛危永訣有壽子不
為移易筮之後乃始得之往而不見泣血連而嗚呼哀哉
六十之年禮謂之耆形返家園首丘是宜敬陳薄奠以送
靈輅神其如在鑿此豆庖嗚呼哀哉尚享

父母生我曰惟三人長而成立漸來所視念予同胞俱涉

衰老近與叔兮居常相保唯是仲弟爰處州城或月一候

或歲一行甚則數霜不覲顏面步履若踈情志則眷維彼

孟秋歆聞形瘁端言深憂訃音倏耳且遠我書叙乃永訣

欲閉其孤意甚悲切護之未竟放中長號並意吾第而還

我拋冰令逝矣有子有孫人誰不死冰猶存靈柩載來
歸比桑梓袁奠十卣洋洋格上尚享

祭余節婦文

代付侍備作

惟靈徽挺鍾秀天降發精篤生貞媛寔為童美儀架外閑
聰警內朗辨算有衍著稱如響中霜倡予兩鬢斯疾扶掖
侍省備極勞恤所天不幸吾身亦土養終厥姑數窮自遂
勉辭立嗣韋還父家周倫攸篤釋乘曷遽司空董役于漢
之許逆來未幾遠罹疾苦療治百方卒莫之興隻履空寄
彼岸實登司空哭之不覺有勸錄其嘉喜託之聲誦持管
靈輿爰李彭城舟旋前袞總維中呈惟彼貞媛天象靈秀

匪精女紅無善書細配伊何惠州之子厥年伊何四窶而

上予與司空同事與都偶聞長逝遠邇嗟吁嗟吁云何孰

無夫子幽明甫隔全節則否孰無後姑順承為艱而况奉

侍十年之間惟彼貞媛節孝薰至求之古人未復何媿人

生兩閭百年為期歿世弗緝壽爾胡為司空名世復有茲

女不亡固存公憂其紆予忝節鎮簿莫是持靈其有知鑒

此豆觴尚享

祭亡兒羔海文

嗚呼汝母來繼首輒得汝生甫八周大半疾苦癘疥相連
瘡癩交午疔蟲散瘵縶於妣許昨年采役承天沐感疔瘡

形羸骨瘦聞之悲愕歸來執何則患疥瘡曾未踰月疾大
相加哨如栗鋸坐卧煩煩醫告投窮與死為鄰吾樂汝凡
極力方藥吐痰數升乃始生活惟時僅何惟月之平遂于
今夜曾未周星如何一疾又感足熱正及徧體頗亦譴
熱上腰痛腰手足痛步能少移浮腫斯瘵療之半瘳又隨
氣喘雖急保視春若緩隨治隨瘳且食且卧父兮母兮舉
手相賀以告汝伯伯父曰幸兒身恒疲厥筭當未又明外
歸覩汝安寢父心以降無復憂軫胡及夜分輒報喘復披
衣而起視爾皇兀輾轉坐起匍匐倚藥餌拒吐謂去
矣蕪艾煨益氣息以微俄頃之間大命卒隳嗚呼哀哉冰

貌陋怪汝容舒徐甚哭劇矣嘗謂汝癡六歲入學端坐正
向雖未熟習頗有遠望汝締姻榮此之女亦及兩春候
問弟已嘗謂兒生奇異或行步輕佻與夫原無災咎斯理
勢之多致以汝容姿且歷艱危詎圖汝年而止於斯嗚呼
哀哉汝還太虛世所不免父心既傷母腸如斷伯父擗地
諸兄視空三辰在茲三人臨窆有酒芬芳有肴馨香汝其
有知鑒此豆觴嗚呼哀哉尚黎

燼餘稿卷之六
終

